

花儿朵朵开

□旷琪

花店里摆放着玻璃、瓷器、土陶、金属等材质的花瓶，瓶中花儿朵朵娇艳欲滴。

她隔着玻璃橱窗，看着那些花儿，又想起了山里那群小可爱。

那时，她经常从田间地头采摘一些不知名的小花儿，把它们插在空墨水瓶里，讲台、课桌、窗台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。后来，她又把它们压在小可爱的作业本里，每每翻开本子，不经意间，就会花落指尖。那淡淡的清香，陪伴了她无数个花开的日子。

她踮踮着走进花店，朵朵笑脸映入眼帘。

她微笑着用手轻轻抚摸那些花儿，就像当年轻抚那群小可爱一样。

“您好，请随便挑选。”店员微笑着和她打招呼。

她被鲜花簇拥着，眼里写满了爱怜。好半天，她才捧着几束鲜花，颤颤巍巍地走到收银台前。

“多少钱？”她扬起手里的鲜花问店主。

店主是一位中年女子，她笑眯眯地指着墙上一排字：鲜花赠恩师。

“李老师，祝您教师节快乐！”女子朝她微笑着，取来彩纸将鲜花包好，然后用红色丝带系了一个乖巧的蝴蝶结。

“你是……”她突然喊出了女子的名字。

女子点点头，眼中晶晶闪亮。

“可是，今天不是教师节呀！”看着她远去的身影，店员小声提醒。

“记住，这个花店，天天都是教师节。”女子轻声说道，扭头看向门外。

“老师还记得你的名字呀！”另一个店员投来羡慕的眼神。

是啊，她是我们的老师，也是我们的妈妈……

女子把目光投向远方。朦胧中，又一次看见，在金色的阳光下，她站在讲台上满面春风，台下花儿朵朵开……

怪人老刘头

□代廷全

在都市的一隅，老刘头以书为伴。他有个不同寻常的习惯：将书置于户外，任人取阅。邻居不解，老刘头却只是微笑：“不读书的人不会拿书，爱读书的人不会偷书。”

老刘头对知识的渴望从未停歇。命运多舛，他选择在乡间教书，将知识传授给孩子们。家中书籍堆积如山，从古典到现代，包罗万象。

他将书放在窗台、台阶，甚至巷口的石凳上，仿佛在展示他的藏书。邻居担心书被偷，老刘头却不以为然：“书会选择自己的主人。”

一个流浪者来到小巷，他衣衫褴褛，看到书时眼中闪过惊喜。他小心翼翼地拿起一本书，坐在石凳上阅读起来。老刘头看到这一幕，没有责怪，反而坐到流浪者身边。两人聊起了书中的内容，从文学到哲学，从历史到科学，聊得津津有味。

流浪者成了老刘头的常客，每天来读书，老刘头也常与他探讨。

然而，老刘头突然病倒，邻居前来探望，他却提不起精神。流浪者得知后，急忙赶来，坐在老刘头床边，轻声读书。在老刘头病重的日子里，流浪者一直陪伴在他身边，用书中的智慧和真诚的关怀温暖着老人的心。老刘头的身体日渐衰弱，但精神却非常饱满。

他对流浪者说：“谢谢你的陪伴，我终于明白，书不仅是知识的载体，更是人与人之间的桥梁。”

老刘头更珍惜与流浪者的友谊，他们一起读书、探讨、分享生活。老刘头依然把书放在外面，因为他相信，真正的知识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。

曾经的流浪者，后来成为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。

老刘头和他的书，成了小巷中的一道独特风景。

根

□杨兴蓉

德均刚回村，天就下起了大雨。他本是要去会会儿时好兄弟孝成，无奈雨竟下个没完。德均给孝成发微信：雨停间隙，镇上小酌。孝成回信：突发洪水，筑堤抢险。德均：等你凯旋。孝成：险退方成行。德均揶揄道：孝成支书境界不凡啊！

七日后，大雨终于停歇，天空的云层也不似往日那样绵密厚重，德均便打电话约孝成。孝成说，雨虽停，但洪峰还未过。德均挂断手机，决定亲自去堤上。

德均来到堤上时已是两腿泥，孝成则貌似泥人。两人毕竟是多年好友，德均一眼就认出了孝成。

孝成拍拍德均：“老总亲自来视察工作？”

“嗨，来看看你，不行？”德均递上一支“芙蓉王”香烟。

“这么高级，挣大钱了吧！”孝成咧嘴笑道。

“我本来准备把酒带到堤上来，又担心你喝完酒掉进河里殉职！”

“还是为那事？”孝成问。

德均不置可否。

“我们走走吧！”孝成指着不远处，“还记得那棵300岁的黄葛树吗？”

“那一年，村上发大水，晚上，我远远看见河里漂浮着一对大红灯笼。”

“村里人都吓坏了，说是龙王来了，大水会淹死人！”

“乡亲们自发来到老树下，挂红烧香，作揖跪拜，敲锣打鼓，好不热闹。”

“龙王走了，水也退了！德均，你离开这么多年，村里年年有大水，但这水还从没淹过这棵百年老树！”

“它在冥冥中庇佑我们！”德均若有所思。

“何止它，还有它们、它们……”孝成指着远处浓密的山林，那里生长着许多黄葛树，“那都是我们黄家村的根啊！”德均不语。

几日后，孝成收到微信：德均捐树苗5000株助力乡村振兴。

施舍

□张应科

摇了近一个小时，才从南外搭乘免费公交车摇到了铁建广场。在通往火车站候车厅的商铺屋檐下，蹲着一位女孩，长长的头发像帘子一样遮住她的整张脸，脚前放着一张写着毛笔字的报纸，大意是钱包和手机都掉了，已经饿了两三天，请路过的各位叔叔婶婶给点钱资助其吃饭和返回陕西。

骗子吧?! 我和你想得一样，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样。

但，万一是真的呢？不能因善小而不为。

正好，前面就是煎饼摊，一问价格，六元一个。于是我买了两个猪肉煎饼回到行乞女前。

给！我说了一个字。

那女孩抬起头来，见我递来油饼，就伸手接了过去，面无表情地挤出两个字：谢谢！

施舍成功，我便有一种救世主的自豪感，背着双手踱着小步朝候车厅走去。到了闸机前，我忽然想起，兼职的公司需要报销发票，于是就朝售票厅走去。来到自动售票机前，把我网购的车票打印成纸质的。

在售票厅左侧，一个熟悉的身影：抱膝蹲着、长长的头发裹住了头，脚前放着一张报纸。一种受欺骗的愤怒油然而生。不是没吃饭吗？那就让你吃个够。我见售票厅左边商铺有家食店，于是，我又买了五个馒头递了过去。

那女孩抬起头，头发自然地朝两边分开。见是我递来的馒头，麻木的眼神一下

变为愤怒。她接过馒头，报复性地咬了半个在口中，一把捞起报纸，朝售票厅后面的小巷子走去。来到一辆红色小车旁，她拉开后排门将报纸扔了进去，进入驾驶室，一溜烟地消失在车流中。

永不关机

□王月寸

村里微信群发了一则讣告，像触动了某个开关，各家各户的手机像是商量好了似的都响了起来，此起彼伏，离得近的人直接就去了小民家里帮忙。“红事不请不到，白事不请自来。”前者是规矩，后者是情义。

“小民的母亲去世了，就在今天上午。我怕你不看微信群，再跟你说一声，你记得回来帮忙。”

“那得回去帮忙。”

“什么？小民的母亲走了？没听说得病啊，那我这就请假回去帮忙。”

“我明天就回去，小民家的事我必须回去。”

农村白事兴三天，来小民家帮忙的人很多。路人经过，不免猜想：这家莫非有当官的，或者非富即贵，门外排着长长的车队，连门口都站满了人。这年头，人情短，你跟我帮忙我就跟你帮忙，都是看着呢。有些人搬到了城里住，帮忙的机会就更少了。但小民家的情况相反，住在城里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回来了，更何况是村里住的老乡亲。

小民的母亲只是个普通的乡下老人，大字不认识几个，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。

小民四十多岁，可不管大人孩子还是老人都习惯叫他“小民”，似乎这样他就不老了。小民非商非官，可村里人都离不开他。

谁家有个头疼脑热的，都会找小民，半夜三更敲他家门的也不乏其人，更有急症的病人一个电话打来，他不管什么时候，也不管狂风暴雨，都会赶到村民家里。他的手机全天24小时开机，几十年如一日；他从来都是笑眯眯的，没火没性，且沉得住气，让人很有安全感。他比不了城里大医院的医生，但却是离村里人最近最及时的。人得大病也许一生只有一次，但类似感冒发烧的小病却是经常，谁也不会为此去医院，排长长的队伍，多数时候喜欢找他。“小病不出村，找小民。”对于村民来说，触手可及的距离才是最安全的距离。

人们也养成了习惯，有病找小民。孩子随着大人也这样叫着叫着小民，叫着叫着，孩子成了大人，可还是习惯叫他小民，以至于都忘了他的大名是什么，想了半天——李为民。只是叫他小民更亲切，更接地气，“小民”这个名字意味着踏实和温暖。他总是提着小药箱，骑着自行车，行走在村间，风霜雨雪也阻止不了，这一走就是几十年。

他一人一车一药箱，守护着村里的健康之门。小民不小，凡人微光亦能照亮天空。



阅读副刊精品，请扫描二维码，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 尽在南门口